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二目錄 外編

內臣下

前言

楊一清　張璁　鄭自璧

王廷　周弘祖　林俊二則

汪鋐　江循　孫懋

章僑　王璜

往行

王世貞　雲奇　沐敬

成敬　懷恩　王振

曹吉祥　柏玉　金英

興安　彭時　劉大夏

樊凱　賀欽　阿丑

汪直　陳準　覃吉

錢能　何鼎　黃賜
張永　麥福　景暘
廖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二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內臣下

前言

楊一清曰臣據山東布政司呈據東昌府申據臨清州申本州地方衙要往來欽差等項官員絡繹不絕有管倉太監一十五處委的支銀數多并一應修理衙門買辦物料人匠工食公差人役支給等項費用浩繁累及里甲答應不前及照管倉太監內掌勅楊太監一應跟用門子二名皂隸二十二名餘十四處每處門子一名皂隸二十名共占門子十六名皂隸三百零二名俱在本州拘要在役卽今管倉太監陸續添增費用日多愈難支持申乞俯念等因卷查先該本司左參政秦金會同按察司副使陳鼐等復議得該州申乞協助答應一節委出無奈州縣應與督催協助但數內平度高密掖縣皆十分瘡痍自救不暇豈能

協助合將濟南等府萊蕪長山齊東新泰青城齊河定陶寧陽平陰嘉祥壽張費縣郯城武城諸城臨淄博興益都棲霞萊陽福山二十一縣聽差銀兩內量行撥補并前未到州縣各將銀兩照數查取解司轉發該州協助答應通行具呈詳允查發姑以濟急忽外職等切以為重斂最足以困民冗官最足以病國查得臨清廣積二倉舊惟監督內臣一員後增至二員天順等年亟罷其後增至九員正德五年九月以後裁革二員止存六員正德六年五月以後奉欽依存留三員近復添至十五員則前此所未有也夫臨清一州鎮守太監既駐節其地而戶部收糧收鈔管關按察司兵備等官并有事于此于勢既不可缺其費固已不少既設有監督太監一員與該部委官協同監收內外兼臨已足防制雖僅一員可矣增至四員亦已過矣今之倉糧額數未能有加于昔而監督之設乃獨數倍于前其勢徒足以相撓而實無益于本體其宜省一也官多則供億實繁有非一州之所能辦其數至合十數州縣之力而尤缺于應用其宜省二也居處不一司府公署皆分布而居而守巡

等官每無所寄寓其宜省三也投跟者衆僕御騎從每相望于途而驛遞等衙門日不暇于應給其宜省四也斗級困于誅求應役一年費銀八九十兩或一百餘兩往往鬻產而破家其宜省五也糧家疲于取索納米一千石用銀六七十兩或八九十兩往往繫官而死獄其宜省六也其尤可慮者臨淸本天下之要區北拱京師南通江淮西連韓魏宜使其人民日益庶富商賈日益輻輳可也今之時非特居民愁困十逃五六而富商大賈苦于和買亦皆棄素業而他求貿遷之所日見其稀落矣夫國無重鎭則形勢不張人有憂心則保障未固是豈不深可念哉乞爲轉聞于朝憫小民之艱難思冗員之可去查照先年裁革故事將見在監督等官擇其老成謹厚者量留一二員或三四員聽于本倉管事餘皆取回別用等因該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徐冠議照山東一省災盜相仍賦役繁重公私逋負殆將幾萬兩流移動至千百近日以來礦賊旣竊發淄靑等地方戎馬之徒復馳鶩于濱蒲等處所今監督內臣所領不過一事所臨不過二倉乃今至于十五員之外而羣

聚于一州之內其他徵求需索之弊有不可以盡述其于可減可省誠有如各官所議者伏望特勑廷臣會該將見在該倉監督內臣擇其謹厚老成者合無查照先年建置舊例量存一二員或復仍照正德六年聖斷僅留三員與該部委官協同管事餘悉取回京師別用則奸弊旣革供給大省而東方之民亦可以漸蘇矣

張翀曰都察院何孟春及科道等官徐景崇汪淵盧瓊楊銓王秀等各題欲將各處腹裏鎮守內臣通行查革以靖地方節奉欽依或推廉靜老成的去或查照舊旨行或謂鎮守係是舊制或謂這所言與成法有違因循牽制不欲變更臣竊揆聖意非謂鎮守內臣之設眞可恃以保我子孫黎民也特以左右之人交讙合謀皆曰此祖宗舊制也載之會典而可稽陛下亦曰此祖宗舊制也行之累朝而未改踵訛襲非不以爲異不知所膠固者景皇帝之弊法而非太祖太宗之貽謀也夫太祖之時內官不得與外事諸司與內官監文移不得往來其爲檢扼之法不可尚已永樂初我成祖皇帝乃命三四內臣鎮守遼東開原及山西

等處蓋專爲隄備邊徼譏察非常而設至于腹裏地方或遇有事其鎮守之任或以公侯伯都督之武臣或以尚書侍郎少卿之文職事寧之日仍取回京所以爲萬世計者蓋已不遺餘矣及正統之末權閹誤國遂致我英宗皇帝漠北之征景皇帝以郕王監國尋據大位天步艱難所在盜賊蜂起于是福建浙江山東四川等處始命兼以內官爲鎮守易文職以巡撫之名隨該山東右布政使裴綸奏稱山東爲畿輔之巡勅遣內官唐廣鎮守其地緣山東難同邊徼見有右都御史洪英在彼巡撫督同都布按三司常川操練軍士保固城池乞勑從長計議凡非邊境有巡撫官員去處一體取回庶內臣無輕出之勞有司免供應之擾景泰元年十月十九日奉景皇帝聖旨內臣是朝廷家人去年各處賊寇發生人民流散因此每布政司差一個人鎮守但有緊急事務着他來說如今這厮不知所主何意擅要取回好生無理都察院便行文書去着他從實回將話來但飾詞拖拾不饒又刑科都給事中林聰等題稱也先雖悔過而稱臣羣盜雖畏威而斂迹然狼子野心情僞難保

未可遽以爲安即罷廵撫鎮守之任今裴綸因見搶擄甫定輒要將內臣獨留大臣廵撫皇上不即加誅令其回話但恐跟隨人等中間冒名目需索供應生事害人者難保必無伏望特賜戒飭俾之謹守法度嚴加約束其鎮守官員候事妥民安之日另行處置景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題奉景皇帝聖旨去歲人民不得寧息因此差內外官員各處廵撫鎮守拊循他每着安生樂業如今也有不才的縱容跟隨人科害軍民有之都察院便行文書各處廵按御史按察司官體訪果有此等之人應拿問的便拿問照例發落應奏請奏來處置夫由前之旨觀之是與縱虎出柙縱梃殺人者無異由後之旨觀之是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徐知隣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善守祖宗之法者固未有不計天下之利害不惜事體之是非偏狥左右率意自遂如景皇帝之舉動者也臣惟景皇帝之時舒良王文之徒表裏用事政以賄成無復忌憚其前項內臣固無可革之期矣及我英皇復辟紀綱一新重以吉祥石亨恃寵招權獨留此弊政以濟其惡日復一日遂爲故常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我太宗文皇帝轉戰五載弘靜萬邦其艱難險阻蓋已備悉而所以爲聖子神孫之圖者周思曲慮無不詳盡使內臣有益人國果可以鎮守腹裏地方臣知我太祖太宗當先爲之矣而又何假于景皇帝之手耶臣嘗伏讀天順元年我英宗皇帝復登寶位之詔有庶弟郕王杜絕諫諍失德良多之語綸音載頒天下後世所共聞知則景皇帝數年之紀綱與其一時一事之指揮偏頗謬戾宜無足法者茲顧舍我太祖太宗萬世無弊之法而如景皇帝之法乃謂業已持久不復改爲不亦乖舛之甚耶夫景皇帝原旨謂內臣朝廷家人但有緊急事務着他來說其言似是而實非其實無益而多損只如往歲宸濠之變逆節方萌預發其奸者按察副使胡世寧也反狀已熾戡定其亂者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也而鎮守江西太監王宏先事不能告密于京師臨時竟爲甘心降虜則所謂有事來說之云其果足恃耶夫太平則坐一省以毒朝廷之生靈遇變則懷顧望以孤朝廷之委托是鎮守內臣之設不惟無名而適以爲奸雄之資固愚臣

之所未解者也頃來各處鎮守內臣革面革心不敢作惡臣固知陛下聖智神武以犬馬用人羈縻銜勒無復狂逸奔踶之慮然縛窮奇之腹而欲其不飡豬羶脂之口而使之不肉區區之私竊恐其可制于一時而難保于他日此愚臣所以不識忌諱而肆爲狂瞽之言也夫漢高畫一之法變于孝武而復于昭宣然後有吏稱民安之效宋室忠厚之規變于神宗而復于元祐然後成旋乾轉坤之功今日承先朝大壞極敝之餘所在黔黎困窮已極重以災異迭出邊徼交馳此正陛下痛革弊政以迓天休扶植凋瘵以培國脈之日也伏望仰思太祖太宗成憲之良俯察景皇帝立法之弊及檢會前後臣僚紛紛不已之論勑下該部集議通將前項地方應革鎮守內臣逐一查革以復我太祖太宗之舊他日書之史册曰革鎮守內臣自陛下始眞足以追配二帝而掩迹鄘王矣顧不偉歟臣自分此言一出未免爲陛下左右所不喜然失今不言爲國家異日之遺恨愚臣負國之罪將無所逃矣

鄭自璧曰查得新改詔書內一款近年各處鎮守協守分守守備等官

違例奏帶人衆列于地方科斂財物奪占功次所在不才官員因而乘
機指一科十貪利成風以致百姓受害深可痛心詔書到日例外奏帶
人員即便各回原籍原衛着閑住差違者許撫按并按察司察訪參奏
拿問官舍旗軍調邊衛差操民發口外爲民書辦省祭等官革職不敍
今後敢有仍前奏帶多人及軍民職官錦衣衛旗校者該科即時劾奏
究治欽此近該鎮守湖廣等處地方御馬監太監潘眞奏帶參隨家人
奉欽依准他續文奏討書算人役奉欽依各處分守鎮守太監合用應
付書辦跟隨官舍等項取用着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行撫按官勿得
搜索阻滯遷延行與他每知道欽此臣等聞命下不勝惶懼竊惟正德
年間權奸用事各省鎮守內臣科擾地方殘害百姓廢法逞私無所不
至未必皆出自本人正由參隨書算人等獻諂貢諛出奇用智一以乞
主者之憐一以爲肥家之計以致民不聊生盜賊蜂起幸賴陛下登極
一詔如日月中天天下臣民方得更甦而今乃蹈故轍爲諸藩首倡陛
下略不加察特賜俯容臣等不敢遽行參奏者以爲此朝廷一時誤恩

該部執奏諒蒙俞允今但曰已有旨了誠臣等之所未喻也仰惟陛下
登極之初欺公玩法者悉聽糾參蠹國殃民者置之重典豪横屏跡奸
訣縮頸雖乘極斂之後是誠雍熙太和之機也夫何年來漸渝聖旨凡
鎮守分守等官或惡狀著明或贓私敗露或非分請求撫按交章彈劾
科道屢疏執奏批答之下不曰着安靜行事則曰不許生事害人辭尙
纎容法流寬縱然詳味綸音猶禁其欲而不得肆懼貽後患必知所畏
而不敢爲雖憸小貪緣曲蒙庇覆然而陛下勤恤民隱之心猶未虧損
也不意近來復有此等小人此等請乞以致陛下有此等批答滋亂長
奸譎頑縱惡朝廷多反汗之失閭閻喪樂生之心大戾初政將來不知
何所底極也臣等竊眞之意自以爲權右法司勢雄一省非復向之一
太和比矣欲事誅求未得肯綮故必此輩以贊相之然後可從而羅織
也陛下不惟不禁而又使人不得禁雖曰縱一人而實乃以導衆人在
眞雖得私恩上惠其如設湖藩之陷穽何況鎮守之置所以鎮靜地方
用防意外撫按之司所以除姦革弊鋤梗剔強祖宗良法美意凡以爲

民也今勢應鎮靜者假借以爪牙理宜振作者消沮其風采倒行逆施不可明甚陛下何所見而復爲之哉訪得太監潘眞蓄智藏機肆柔奸而飾惡佞諛下士假僞貌以濟私夤緣恣法外之求破例盡維新之政即其廣置心腹已可燭見肺腑如蒙乞將潘眞取回量加懲艾別選奉公守法之人往代其人或復降勅切責使勉圖自新以贖前罪仍乞收回前項成命以後遇有各省節年無籍投充鎮守分守衙門書算人等生事害人者撫按官訪拿重治庶効尤者得以杜其漸而災傷憔悴之民僅得安生矣

王廷曰本月初九日辰時臣等候陛下退朝散出掖門偶見內官積有百餘人塡塞掖門外臣等以爲朝廷頒賞伺候因即前行聽聞喧嘩回見衆內臣擁採監察御史李學道按拉在地剝去冠帶口叫打死拳毆脚踢拔髮棍打頭破血出兇橫莫救一時大小臣工相顧駭愕以爲自古所未有之變蓋帝王所以治天下者在法度臣民所最敬畏者在朝廷今掖門之外皆朝堂也乃糾集衆人毆打朝臣猶謂有法度乎猶謂

畏朝廷乎及詢被打之故蓋因御史李學道巡視中兵馬司地方于六月二十七日總甲具呈并徐氏投告有已故夫陳用宣存日逐出義男許義私自淨身投入皇城今來家持刀嚇財等因到官已經本官參奏夫許義既入皇城卽不當出外既已具奏卽應候朝廷處分今乃不候處分糾衆毆打御史于闕廷之下臣等竊惟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掖門係朝廷嚴禁之地敢行稱亂是視朝廷爲無法度矣其視陛下爲何如主雖先朝姦官橫恣亦所未見不意乃見于今日此事傳于遠邇入將謂何四夷朝貢何所觀瞻臣等甚爲陛下惜也今所毆人衆臣等不知其誰何然掖門內臣必知之錦衣衛旗校必知之內官監必知之蓋許義既選入皇城必有執事係何太監名下以此推求則今日糾衆毆打皆此太監之所爲也身爲太監爲朝廷禁近之臣敢于蔑視法度蔑視朝廷猶使近在左右切恐不可況漸不可長姦不可縱臣等不能不爲之隱憂也伏望陛下與念及此大彰乾斷亟行究治以振紀綱以保治安再照臣等待罪紀綱重地才識闇劣先事不能寢朋姦之謀臨事

不能爲解棼之策目激此變實切慙悚乞將臣等速行罷黜以爲不職之戒

周弘祖曰近覩邸報見欽陞司禮監太監滕祥陳洪孟冲等弟姪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僉事千戶百戶鎭撫等官多至二十餘員不勝驚駭考之國初之制武職非軍功不授錦衣衛非特功不除已故尚書于謙功在社稷僅官其子冕爲錦衣衛千戶又各邊將卒披堅執鋭冒敵衝鋒損萬死幸一生積有年勞亦不得霑錦衣一命之榮各監內臣雖奉侍陛下不過任奔走使令之役履金縮玉已足以酬其勞今以勳在社稷之臣不能得之于其子捐軀棄命之士不能得之于其身而奔走使令者乃能得之于其若弟若姪則陛下之恩無亦未權其輕重矣伏乞皇上收回成命或量賜金帛或姑與職銜革其世襲則名器重而法紀嚴塞近習非望之求成淸朝無私之政矣再惟閹豎聞名非國之福也故有堯舜之君則閹豎不聞于唐虞有湯禹之君則閹豎不聞于商夏石顯弘恭聞于漢而漢弱程元振魚朝恩聞于唐而唐衰童貫梁師成

聞于宋而宋削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宦官之禍定其職掌載之祖訓不過洒掃供養幷飯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絕不使干預朝政洪武中有內臣言及政事者上震怒責之卽日遣還鄉里乃論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獨斷之于己未聞近習嬖幸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目接耳聞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嬖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爲之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爲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臣又伏聞我孝宗敬皇帝凡召大臣議事必左右回顧各內臣退去數十丈非惟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此其神謀遠慮迥出漢唐諸君之上而萬世聖子神孫所當朝夕誦詠效法者也我皇上新政之初尤宜加意于此燕居無事則三復太祖之論有事召對則取法孝宗之行凡一應內臣俱遵祖訓止掌應行職業勿與之謀議政事勿

與之進退人材勿遂其非禮之請勿悅其諂讇之言陳乞勿假以溫旨侍立勿假以溫顏國之大政悉謀于輔弼諸臣而獨斷之如此則我皇上英明神武同符于太祖孝宗而諸內臣亦得享安靜和平之福于有永矣再照得國家之任大臣非爲其藉榮寵而侈顯耀也正賴其每事奉公執奏以匡扶其不逮耳嘗聞先朝欲官太監張欽養子爲錦衣衛官兵部尚書彭澤執奏至于再三今照兵部尚書趙炳然躬逢堯舜之君不能一效彭澤之執奏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果如是乎此其罪亦難委也

林俊曰漢武侯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以防宮邪齊民志也今法于內臣至內臣之親屬皆得免死是法獨行于外而不行于內夫人情不甚相遠論純謹內臣豈無論輕縱內臣難免惟外臣六年之考察三年之黜陟科道之糾劾撫按守巡之摧擊一干吏議終身不敘大約三數年間沙汰而去者不下三四千人是皆內臣所無故法易犯而事無大小又須具奏故祇見參論之多有若偏于外臣者

實非敢輕重于其間也所據前項內臣似宜各下法司明正其罪其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當廢祖宗之法而司禮監奏請發落亦須獄上方下其奏與凡貴戚之臣一無所假則奉三無私畫一不二疏戚貴賤內外之臣皆無越我防制之中相率遷善以回于太和之治矣若彼此猜疑殆非國家之福亦非內外臣之利也

林俊曰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守責亦專矣不謂王玘等大肆奸貪潛通陳俊等恣意侵盜夫一時侵盜如是乎時侵盜何如一起事發如是各起事未發何如中間隱侵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盡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爲中興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沒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尚爲失刑今王玘等大盜容不付有司耶成化間內使張來保盜昭德宮財物奏擬處決且累掌宮太監亦發海子充軍夫昭德之財猶私財也尚示大戒況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是乎出不示大

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卮羣盜效尤國計空虛其弊可勝道耶
商輅曰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望風生事內外文武
重臣舉皆不安于位百司庶府之官皆不安于職商賈不安于市行旅
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業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聽斷
于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
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杲
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爲明監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骨肉
相殘羣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
彝刑罰之說遂至海內殷富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幾于刑措太宗因封
德彝死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若
舊設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
事今西廠卻搜尋細故凡街市鬬毆罵詈爭鷄縱犬一時躲避不及者
或肆箠楚或煩瀆聖聽置于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至若官員
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擅封兵部武選司門官員有犯正

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貪夜越牆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剝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眞僞何由而辨京營管軍頭目俱係朝廷託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自有賞罰今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概令人跟緝鈐束以致各懷危疑至如各處鎭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旣被選用當任之無疑令西廠各處差人採聽事情被其聞知寧不慮恐誤事非輕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者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劫人猝難禁止夫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出外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至如法司郎

中御史等官每遇弔查文卷俱要親齎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
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貼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
員見者無不驚駭百戶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今倖竄
緣投入西廠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為腹心訐人陰私以固信任汪
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為禁革奸
弊奈非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伏望皇上斷自宸衷
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閑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拿送推問治以重罪
如此則人心可安天意可回矣

江循曰中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為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
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臣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鎮
守與兵抽分倉塲錢穀之司其害為尤大也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
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臣民失望祖宗之法度則內監之設官有定
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具載皇明祖訓
昭昭可查也

章僑曰祖宗設立東廠名爲緝事衙門京城內外密訪逆謀妖言等項
重情原不該受外方民詞苪景賢無事而按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銳
張雄等雖當天地閉塞之時狐鼠縱橫之日其或有詞不當理則送法
司景賢招權無上作威作福而甘出銳等下罪二受詞誤矣奏行彼處
撫按勘報一吏人事耳何必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賢極言錦
衣官校差出害民英宗爲之禁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時坐
廠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頓伏號稱我明成康正德不足論也已景
賢奏差此輩手握駕帖兩處拿人未免騷擾地方置陛下有過之地罪
三知府秩二千石視古諸侯今之所謂方面天子與共安天下者也故
治理異效璽書褒嘉九皐雖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檻械之奴
虜之殆賈誼所謂不可令衆庶見者乎辱朝廷名器失士大夫心罪四
會題時臣等咸論景賢以安靜聞不應有此乖謬其必千戶陶淳爲之
今而曰未嘗被其愚弄將誰欺與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或
呼爲陶蝎豈景賢獨不之知耶邢政主文于內陶淳行事于外彼此相

煽搜洗作奸止恐景賢由之而不覺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智知而
縱之謂之不仁不智不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指陶淳罪狀不聞景
賢考之于理罪人不在臨洮永平而在蕭牆之內乃欲以身庇之畜其
猛狗之力覆車在前明鑒不遠失今不治後患益深罪六向拿主事陳
嘉言則以太監溫祥爲之訟者有說也迺今輕信一民人而使拿一官
府自此開告密之門長刁惡之風興羅織之漸蒙衣冠之辱解志士之
體變成法之良蠹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是誤陛下者前有崔文今有
芮景賢矣可勝誅哉乞將景賢罷斥將陶淳邢政拿送法司將郭九皐
等一千人犯改付相應衙門問理連罷差遣天下幸甚

王璜曰邇者浙江鎮守太監鄧文奏乞換給敕書始而該科執奏于前
繼而科道交論于後人言雖衆聖意未回文之請也固欲兼管銀場矣
銀場利之聚也大要兼管將爲國而利之乎抑爲己而利之乎爲國而
交征利者必危爲己而放于利者多怨曰怨曰危俱是厲階于己于國
兩無所據欲兼理詞訟矣在外之詞訟有司理之按察司總之而詳允

于撫按文欲兼理其亦會同撫按乎抑亦任情而爲之乎會同則非文之心任情卽成民之亂以理爲請而乃以亂終之可乎欲參提職官及罷閑官吏矣鎮守各官而乃參提行事是鎮守而撫按也不知撫按其將何事况罷閑之官已無官守罷閑之吏卽係編氓彼有何事亦欲參提之耶此理之不可者也大明律內一款曰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六品以下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問是鎮守不得參提官員也問刑條例內曰在外詞訟除叛逆機密重情許鎮守受理外其餘不許濫受是鎮守不得兼理詞訟也以此推之鎮守不得兼銀場兼詞訟兼參提也亦明矣

往行

王世貞曰高帝文集有諭罪人曾秉正謂其性資聰敏幹辦且能方今出庶民習儒業果若是者罕矣所以爾在職時凡有言計朕嘗聽從何期計出多端自欲深根後塵乃有效古殺身之奸豈不愚哉朕向憐才能免死免竄使還鄉里爾鬻四歲小女聲曰爲貧以歸是其心之正也

乎于此之際不才之機可見所以昔人有云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
去國不潔其名爾何如也今爾旣不能爲人之父實難種于世閹之不
致生人陷人也是其罰也攷之史秉正以訓導言事見賞擢爲刑部主
事無何進承敕郎尋超拜山西行省參政適建通政司遂以爲通政使
不久而閹及之事實非常聊志于此
雲奇南粵人洪武間内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者居第距門甚邇公
刺知其事冀因隙以發未幾彼逆臣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幸鑾輿
當西出公慮必與禍會走衡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哼舌駃不能達
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公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爲痛
縮上乃悟登城頫顧則見彼第内壯士裹甲伏屏帳間數匝亟返捜殿
罪人一一就縛召公息絕矣上追悼公死非罪忠弗白宜申邺典遂贈
某監左少監賜葬地于太平門外鍾山之西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六
人備歲時灑掃後何公孟春嘗爲墓銘以舊碑爲胡藍二黨夫胡惟庸
之不軌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二十六年胡被誅後詔不設丞相至藍

十四年矣春因定以胡爲是以補舊碑之缺
太監沐敬建文時入禁中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行逾
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之再四上詈之
曰反蠻敬曰固不知孰爲反蠻也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爲動上
徐曰我家養人若皆得此人豈不誠有益邪釋之尋亦旋踵人稱其忠
成敬字思恭永樂甲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晉府奉祠宣德以晉府
事盡繫王府官悉論死以敬不與事議永遠充軍敬自以遺累子孫不
如死乃自乞就死宣廟垂憐者久之下腐觀天幸不死後果不死始景
皇在郕邸時敬以典寶侍講讀既即位陞內官監太監甚親信任事敬
遜避不招權寵人不乞恩澤上嘗欲官其親屬數問親屬在京者幾人
敬對曰親屬俱在籍里且俱田夫不可以官未幾上又問敬又對如初
上益多其讓乃命卽其籍與吏目一人是時吏目越者于敬爲從孫人
號爲土吏目云景泰四年敬乞省墓上賜敕及墓祭費更賜詩寵行越
二年卒上悲悼甚遣官護喪修墳給葬祭恩典殊優一時以爲殊遇云

敬有子曰凱字舜舉景泰辛未進士始第後卽病病無何死上以敬故知凱問其病且死諭敬曰凱平時志欲何官敬泣謝對曰凱願出入禁闥以犬馬自効顧福薄奈何上嘆曰信薄福薄福遂授吏科都給事中凱聞命卒時年未三十也

懷恩直隸蘇州府人本姓馬宣德間入禁中賜姓懷累陞至太監掌司禮監事其爲人公廉直諒識義理通典故在憲宗朝左右承弼動必以祖宗爲準直言正色無所避忌一閣萬安劉吉彭華尹直入閣辦事嘆曰內閣用此四人可謂無人矣憲宗雅重恩至于謀斷大事扶植國本不惑羣議人不敢干以私晩罹讒譖司香祖陵天下以爲詘上在東宮時已悉知之卽位驛召至京仍掌司禮其于新政多所裨益未久而卒上震悼不置隆賻䘏內臣建祠賜額者自王振劉永誠之後恩實與焉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詔獄事且不測懷恩叩首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太祖太宗之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心奈何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宮

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榟恩脫帽解帶于御前號哭不已曰不能復事陛下矣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詔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還歸臥于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上無可奈何命醫調治使者旁午于道俊獄得解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于上凡馬坊傳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謁跪于庭恩徐曰起病足不能爲禮來問何爲曰已得旨馬坊傳奉不復動恩大言曰星之示變專爲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也外官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中氣而死章瑾以貢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貨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吾命乎恩曰倘外廷有諫吾言尚可行也時俞子俊爲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執奏吾爲汝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切直恩力扶之卒免于禍每恕疏至

恩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進言者過爲激切或指內臣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初內藏積金凡十窨窨凡若干萬葢累朝儲之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英宗在南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卽往視之則金皆在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用事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于是十窨俱罄戀久之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此皆陛下後世齊天之福也上不懌起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葢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寢食俱廢時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計曰不如謀于昭德勸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于無窮豈止免禍哉芳大以爲然言于昭德勸上易儲時懷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上間召懷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頭曰奴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懌而罷

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既去次及覃昌昌曰以懷太監之力量尙不能支我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爲之謀曰不如謀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爲然于是各賜金一篋詣閣下言之萬安默言不對次劉吉亦默言上又質責昌昌無以容屢欲自縊死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岳應在東朝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陛下卽上帝東朝卽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上首肯始詔爲東駕選妃不易太子矣

王振者宣府人也初侍英宗于東宮及卽位命掌司禮呼爲先生而不名振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以武于是召振偕諸大臣閱武于將臺所爲漸多不法一日張太后御便殿召大臣入見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上東立輔臣張輔楊士奇等四下立太后顧謂上曰輔等五人先朝所簡以貽皇帝凡有行必咨之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有頃召振至俯伏太后色遽變曰汝侍皇帝起居多背律令當死令女官加刃振頸上恐跪爲振請諸大臣隨之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耶我能聽帝洎諸公留振自後卻勿令干

國政也自是每事必付閣中決進上每數日必遣中侍往閣中問連日
敕旨往來及施行凡幾事有直斷自振必召振責之由是振斂戢不敢
預機政會福建僉事杖死一驛丞時東西兩楊閣老東楊以鄉官當抵
命西楊以鄉故當因公互爭不決白太后請裁振進曰二楊並有私償
命過重因公過輕惟對品降調乃謂中也太后韙之振自此掊摭內閣
過失朝廷機務漸歸于振矣及太后崩振益專決無所忌麓川叛振違
衆議決意往討王驥阿振意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
巢穴而酋首思任發不可得殺無辜十餘萬人以還驥封靖遠伯正統
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羣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封事言上宜
躬親機務不可令權下移振覽之怒欲寘球死適編修董璘自陳願爲
太常卿以此得罪下獄振令其黨指揮馬順毒訊璘令璘款己所請是
球使之遂從陛前捽球下詔獄支解其體自是羣臣悉緘口不敢復言
振大臣見振皆俛首廷臣見振無大小皆望風拜跪舉朝以父翁稱而
兵部尙書徐僖工部侍郎王佑爲振宣言于衆曰某輩以某物贄振大

喜以爲敬己某輩不爾觸振怒行且得禍衆聞之懼于是見振者無不重贄振初止府部院寺大臣漸至百司無不爾又漸至諸道方面無不爾每覲期振不問何品官能具禮者多至千金少則百悉得達然必千金者始得一醉飽而出門晝夜不得闔往來如蠅趨腐洪武初嘗鑄鐵牌高三尺許識八字于其上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振銳意專恣怒其害己一夕忽失牌所在于是大理寺少卿薛瑄持振從子山獄振遂收瑄將殺之僅得免歸祭酒李時勉偕振往視京學議將改建怪其亢禮遂誣勉估官木入私家枷勉脰國子監門巡撫于謙忤振謙擧參政孫原自代振嗾言官劾其專擅降謙秩少卿霸州知州張需有善政來朝詔賜旌異會牧馬者擾民需杖之牧走短需于振振收需將殺之幸得戍他若都御史周銓御史范林並以忤振悉收付獄所免者獨南京祭酒陳敬宗一人而已敬宗以九年赴闕考績振慕之欲招致門下敬宗同年周忱往問之敬宗曰本爲人師而求謁中貴何以歸見諸生忱因策謂振曰陳祭酒上書公以求書爲名先以幣彼或一來謝耶振然之

敬宗歸以書而辭其幣振亦不甚尤之也十三年福建參政宋彰與中官多親舊嘗竊官銀以萬計賄振得布政司遂驗戶斂括以償民貧者不能堪夏鄧茂七聚衆起沙尤三郡民多響應秋葉宗留起處州與鄧茂七遙爲聲援十四年二月虜酋也先遣其下二千人來貢馬詭曰三千人振怒其詐減所貢馬值遂失虜心十月也先大舉寇大同遼東城堡多沒羽檄日數十至振乃謀挾上親討之百官伏闕諍不得是月十七日上行大臣從諸俱匆擾失措兵五十萬人過懷來抵宣府人情洶洶適敗書數至隨行諸臣連疏止上行振怒凡言止者皆令赴行間充掠陣未至大同已乏食僵尸相枕籍而虜益日南引至大同振從上北向逆之益急迫臨動貴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日中跪伏軍中獨欽天監正彭德清諍曰象緯示變不可復前設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任其咎振怒罵曰即有此亦天命也會暮黑雲如繖既而雷雨大作營中人畜驚擾振方疑怪適前軍沒于虜敗書復至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謂乘輿決不可令復進振始有南意明日有詔班

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振不聽自大同抵鷄鳴山虜已迫遇勇率兵五萬禦之爲虜所遮殺殆盡兵部尙書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豎儒安知兵事明日上至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以振輜重千餘輛在後須之遂駐土木傍無泉水明日欲行虜已迫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又至明日日中人馬不飲水已二日虜見我師不行僞退而稍北遣使持書通知上召曹鼐草敕遣二通事往與虜和振急令移營行不三四里虜復急進追搏我兵爭退遂大亂勢不可止虜蹂陣出入裸袒相蹈藉死者蔽野乘輿遂北邊退儲蓄及軍中輜重悉爲虜所得識者謂自古北胡南侵之利未有多于此者二十二日百官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長隨王某毛某俱爲百官所毆死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振從子山鏻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宅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一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以庫計者亦十有餘

曹吉祥灤州人出王振門下爲太監正統己巳閩中鄧茂七稱亂大發兵征之寧陽侯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侯梁瑤平江伯陳瓊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典爲左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而吉祥及太監陳蕪監軍未至閩寇敗二月函茂七首露布以聞秋上北狩土木而振死郕王即尊位尊上爲太上皇帝籍族振家及殺所親信而吉祥監懋等勦閩賊未盡者至仲冬平而班師吉祥出征監督戎務稱都統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蕃將麾下結以恩爲腹心而事景泰帝帝不豫武清侯石亨與都督張軏張輗孫鏜衛穎右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奉上皇復位吉祥與蔣冕爲內主稱皇太后懿旨曰天子疾大漸殆弗興天位久虛上皇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人心所屬頃以奸臣擅謀閟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于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上皇是月壬午四更吉祥召蕃將從亨等暨羣從子弟家兵叩南內宮門請上皇升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即位亨遂言少保于謙有逆謀迎立外藩不欲立皇上即日詔逮謙及內閣學士王

文都督范廣太監王誠張永等下獄命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陳循蕭鎡等下獄以其知謙前謀故縱也論迎復奪門功進封亨忠國公軏太平侯輗文安伯鎧會寧伯穎宣城伯善興濟伯亨姪都督彪定遠伯吉祥姪欽昭武伯祿千二百石上猶念謙功不忍殺有貞以不殺今日事無名乃殺之丁亥斬謙廣于市循等戍邊鎡等為民以皇太后誥廢景泰帝為郕王歸西宮尋薨葬祭禮悉如親王封有貞為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時竄名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吉祥兄弟子姪皆冒武官且蓄將陞大官為將校有貞既居首相欲立功自異稍與亨等相左賢旁助之凡用人行政稍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吉祥雖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力贊上事須經內閣意籠絡內閣附己已而吉祥至薦文武臣僚輒受金錢引用非人上亦心知其非但以初復位恃功姑曲從之密諭輔臣稍抑其干請內閣或不能盡如意遂積不平亨日與吉祥出入禁中在上左右彪欽縱恣占奪民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御史楊瑄

劾奏亨吉祥家人占奪狀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上謂有貞賢御史敢言如此難得也命戶部覈之且命吏部記而將大任時吉祥在旁初甚慚懼已見上寬不問即請罪瑄等未許時與亨爭寵利不相能也每訐其短至是亨謂之曰今在內惟公在外惟我彼陷我二人者意叵測遂相結表裏擅權勢益張既而彗星連見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將幷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以告亨亨疑有貞賢主之乃與吉祥合譖遂同牽御史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為內閣所陷且鵬乃伏誅奸臣內官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伏地哭不已及疏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有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上意已主先入譖竟收鵬瑄幷諸御史下錦衣衛獄嚴拷訊究主使鉉及錦衣衛官劾都御史耿九疇羅綺諷使為此幷執訊之謂其阿輔臣遂併下有貞賢獄時士大夫方喜上壯御史敢言以為清明可卜不意如此莫不驚懼是晚忽雷雹交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吉祥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冰雹甚京師震恐

吉祥亨輒對上言天怒有貞賢綺故變異如此上不應而獄皆從減翌日赦出降有貞賢綺皆布政司參政九疇布政瑄鵬等皆謫戍鐵嶺衛竑及盛顒等降知縣旣而召賢還遂轉吏部左侍郎內閣學士薛瑄見曹石日橫遂引疾去命通政司左參議兼侍讀呂原贊善兼修撰岳正幷直文淵閣有投匿名書指斥朝政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怒啓上逮秉彝拷訊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有貞雖降去曹石慮其復起也必欲殺之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迹上追捕有貞于塗收士權俱下錦衣衛獄拷訊瀕死士權不言會赦釋有貞編金齒爲民除伯亨等勸上出榜募能告捕匿名毀謗者官三品上令內閣撰榜格原正見上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榜購募者堯設建善之旌立誹謗之木秦始皇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令竟不聞過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法堯舜監秦轍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露急則危懼愈韜晦不如勿究吉祥在旁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輗以曹

石亨恣横侵官稱疾乞致仕賜金帛綵幣遣之初正入直閣上嘗召問卿何以輔朕正對曰今內臣武臣權重上須之正退告欽彪令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吉祥吉祥詣上泣免冠請死且道所由上召正責漏言正對曰固也臣觀二家必以背叛滅即今無可按而誅臣欲全上保全之恩故令早自爲計耳上不悅會七月六日承天門災命正草罪己詔歷陳奸邪蒙蔽詞極切直亨輩大怒坐飛語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改過耳實直訕君父大不敬不數日內批謫正欽州同知先是鵬瑄未至鐵嶺道遇赦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謫南丹衛而賢復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辦事而吉祥亨大恨顧上意屬賢不得已匿怨接殷勤得同召對輒喜獨召賢即不喜疑賢或短毀之正既降道鄴過家以母老留閱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且復揣二人意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而科道交章劾汝言怙勢亂公贓賄狼籍下獄死籍其家財物多于大內上召大臣入視

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期何賂多若是時上怒色變吉祥皆俛首自是漸悟謙寃而惡曹石矣初謙等死久皇太后乃知之爲上備言謙匡多難功及迎立外藩故上對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言耳上深銜之有貞乃有金齒行而曹石自此不免矣一日又與賢言內臣蔣冕雖効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位卽于太后前言皇后無子當易朕卽斥之及立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一日命選宮人既選乃曰太后不必知朕曰不可冕復于太后曰上欲隱之及朕白太后方知其離間賢對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陛下絕之最是上留心政務凡章奏親決其難者召賢議且厭曹石干預嘗于便殿屏人語賢曰爲之奈何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之從之則悅不則怫于辭色對曰理果不可行且從容諭之大抵君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勢自消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人必少矣上以爲然三年春石彪有罪棄市冬亨以謀叛伏誅上從容與賢言及迎駕奪門功賢對曰陛下復辟天命有在羣臣貪天功

爲己力而以奪門封然迎駕則可內府門可奪乎奪則非順矣何以示後世哉常時有要臣者不敢與上駁問故對曰使先期謀泄郕王必問羣小何足惜置陛下何地上曰彼時果何以自解乎賢對曰郕王晏駕羣臣表請陛下復辟此名正言順何用奪門爲哉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致干天象乎而羣小計無所施何由招權納賄忠良不至擠排太平不由此而盛哉今爲此輩十壞八九則彼時羣小不過爲富貴圖耳豈實忠陛下而爲社稷計上竦然曰然會亨敗上大悟自汝言死以左都御史馬昂代之昂由舉人附吉祥薦進遂亦薦欽管大營禁兵四年二月有司奏亨等冒報陞官者宜究上召賢曰此或恐驚動人心乎對曰朝廷許自首免罪而人心安矣上從之四千餘人盡從改正而吉祥蕃將俱峻秩庇之如故賣官鬻獄賄賂貨無厭上積聞凶橫狀稍裁抑之吉祥益憤而起異圖欽凶暴殺人事覺爲御史所劾上原之下詔戒諭勳舊之黨欽益懼與吉祥謀曰亨功與我同亨誅我安得不反會昂鏜期初三日陛辭出師西征欽約兄都

督鐸從兄都督鐸弟都指揮鉉早朝殺昂等奪其兵擁入大內推其黨
黠爲謀主吉祥誘禁兵爲內援番將都督伯顏也先等各以番兵從夜
漏二鼓都指揮完者禿亮指揮馬亮知之走告鏜鏜披衣起急草奏詣
長安左門呼閽人曰與爾奏疾造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西
門知之恭順伯吳瑾亦知而告變上令壘石塞諸禁門召侍直中官急
縛吉祥欽等不知也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上出密帖隙中
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同鏜報誓殺此賊上喜手勅鏜父子爲朕用心滅
賊四鼓賊兵合番漢五百騎直抵禁城欽分布其黨各禁門自同鉉鐸
譯率番將至東長安門不啓疑之遂引兵詣錦衣衛指揮逯杲第適杲
出斬之碎其尸杲故吉祥黨被遇素厚及得任錦衣常緝欽過惡稍禁
戢之欽最切齒故先殺之時百官待漏多至賢到朝邸聞甲馬馳驟聲
謂征陝師出也及入門聞呼執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又呼尋李學
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卽出至門見披甲持刀者數人砍傷賢首擊其背
適欽至不忍殺執賢手曰無恐叱持刀者退謂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

迎駕復位今被逯杲譖毀反欲相害擲杲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者多矣旣除之可卽請命欽曰卻爲我草疏進卽令人拘賢至吏部朝郎執尚書王翺賢就翺所索紙草疏同翺自門隙入之欽欲殺賢萬祺以卜術爲吏部郎中在旁欽問之欽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謝上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鐸曰萬君言是也欽令持刀者同賢尋昂而翺等解之俄上又敕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及天明欽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馳馬尋賢翺等復解之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改左不得入乃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縱火焚東西皇城門適大雨火滅上敕鏜賊犯闕急爾鏜等努力急殺賊倉猝召兵未集而四出皆賊黨時百官多亡匿惟尚書趙榮獨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壯士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于是從者數百人而從會昌侯孫繼宗及鏜兵集來圍賊賢翺乃免而左都御史寇深來會及吳瑾俱爲鐸殺廣寧侯劉安爲斫傷鏜領兵先登及子輔軏力戰

諸將都督同知劉聚都指揮僉事趙勝寬河衛指揮王信等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大戰于東華門外欽退屯東安門鏻以衆接戰自辰至午敗鏻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住東大市街相距而大雨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官軍環結不動自相枕藉鐽斬先潰者徇師督戰益急以神臂弓追射鉉斬之軏追賊至東大市街奮力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幷力圍軏攢鎗向之鐽急調砲與諸營兵夾攻之欽懼領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衆鐸爲亂兵所殺走入其家官軍圍之欽赴井死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伯顏也先縋城下亡走追獲之賢傷在吏部聞首惡旣誅恐脇從者衆復諭入請令宣諭脇從者罔治以安反側捷入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也先等御史獄而鞫之磔欽屍棄鐸市籍其家以賞將士旌死節贈吳瑾梁國公謚忠壯深少保謚莊愍諭功繼宗加太保劉榮加太子少傅昂翺賢幷加太子太保鐽進封侯聚陞右都督勝陞都督同知完者禿亮爲都督信以僉事爲使餘將士陞賞有差流罪黨于嶺南京師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欽聲勢日

盛絕不與往來欽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竄殆盡董
與以曹姻獲封海寧伯流于廣西革世封三老獲免昂雖曹黨至是以
有功掩其薦欽罪賜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深旣被害賢薦南京刑部尚
書蕭維禎上曰此人曾通于吉祥而力薦之非端士也乃以大理寺卿
李賓爲右都御史而昂有福相雖附吉祥獲免云賢上言曹賊就擒此
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停罷與民休息自鵬瑄以言獲遣
權奸遂肆無忌相繼反逆聖帝明王惓惓求言惟恐不聞其失然奸邪
之臣惡其攻己必欲塞言路以肆其非由是宗祀覆絕陷于大僇而不
悟矣上曰此吉祥石亨張軏楊善輩實爲之今宜列于詔咸使聞知言
路始開上聞祺勸欽免賢事權爲太常寺卿與賢論人才及趙榮賢曰
此人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避況兵非已任誰肯當先惟榮獨呼于市
而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奬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此事人豈
能及乎哉上曰是忠臣也初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叵
測人心洶洶榮時爲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穀壯其志解所束金

帶贈之至是又滅曹賊二事凜然一時鮮儔曹石敗上思岳正言放回原籍爲民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既見吉祥敗稍收斂近又放縱朕每戒之曰即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誅殛無遺且朕在南城時汝輩何如今日得志卻又忘之朕今復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南城時此等言語時常告戒卿豈知之賢稱聖德憲宗即位復正修撰鴨瑄御史等官時內臣用事勢甚張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徵率同官言往者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兒發原籍當役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上嘉納之未幾以論內官牛玉事下獄謫州判或咎賢不救賢曰何可救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乎無何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籍沒吉祥地撥爲宮中莊田其地額十頃十三畝吉祥地共爲三十五頃皇莊之立始

此而在灤州地畝皆籍沒于州時有內直將軍懟天順迎駕非冒功者
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役特復之而以奪門陞者紛訴不已賢
言于上自曹石輩之舉後人以得富貴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
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上從之革奪門功太平文安與濟畢與世
指揮鏜食祿奉朝請竟以滅曹賊功大嗣侯穎亦捕番賊功不除及設
西廠太監汪直命錦衣衛百戶韋瑛執使安南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
張廷綱于廠獄閣臣商輅等言陛下委聽斷于汪直一人而汪直轉寄
耳目于羣小韋瑛等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生事有以激之可謂明鑒
御史王和等又論之未幾革西廠弘治元年給事中賀欽陳遵祖訓以
處內官引吉祥爲鑑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勛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
臣及錦衣衛官校旗勇內府詭匠而騰驤四衛詭冒依附者諸如旗手
等衛制可內臣言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
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直言往歲事正以
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

也從其議後言官言內臣則輒引之矣京山高岱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黨與不十數輩畜衆不滿千人而上恬下熙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爲逆世豈有能濟者哉王師捕誅如孤豚腐鼠耳雖然亦幸其謀之泄也假令門啟欽輩得入事起倉猝殿陛間吉祥又爲之內應雖天祚皇明諸兇必就誅殄而于國體不大有隳損哉其得蚤發預圖而不大聲色梟殲羣逆者謂非天眷不可也乃吳瑾之發姦孫鏜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中貴柏玉在宣府常有所干于劉侍郎璉璉初執法不從人謂必銜之其後劉公卒玉乃悼惜不已每對人言輒追念劉公以爲好人難得詢其故曰玉每有事干之無一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其不從我者我非是也及卒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者夫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可謂能以義自斷而乃心國事云

金英不知何所人官內侍當薛瑄爲王振所陷既放免復起爲南京大理寺卿時英奉使至南京及還公卿俱餞于江上瑄獨不往英還至京

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一人耳尋被詔命景帝既嗣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二日帝默然蓋帝所言謂懷敏英所對謂憲廟也實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其當己巳之變人心洶洶徐元玉最有時名英趨往問計元玉以南遷對又往問成山侯王通通以挑築京城外濠對二人大爲英所鄙乃慨然宣言于衆曰此時當竭力固守召勤王之師于四方足以捍虜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必誅之無赦衆心乃定

興安景泰七年春尚書于謙以病在告帝遣大監興安舒良日往視之謙持身嚴甚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卑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以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當在告時安與良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于簡朴嘆息而去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上膳醯醬蔬菜之屬爲賜謙病藥需竹瀝駕幸萬歲山親伐竹爲瀝以和藥丸言官有言柄用太重者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

憂不要錢不要官爵不問家計者更有何人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尋一個來換于公可也

彭時成化二年太監劉永成卒永成有軍功議欲封爲伯彭時力諍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

劉忠宣公大夏爲大司馬嘗言鎮守太監極爲民害上曰徐思之越數日諭曰鎮守之革誠如卿言第去之不宜太驟莫如因其有罪次第召回勿補爲愈也

樊凱字大振安陽人成化初選尚廣德公主善論事有康濟心河間都郡民貧役苦又繁生子越兩月即閹之是時貴倖者在諸郡子弟列土封伯厮養富埒卿相民益冀倖每歲禮部納用數千人不與者猶數千入部中譁自尚書以下反避匿凱曰此已無家故志蘊憤誠得發遣使事藩王嚴禁後勿得閹不二年此患息也

賀欽字克恭號醫閭廣寧人成化二年進士歷官陝西參議疏陳四事

其一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官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除其職掌不過洒掃供食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尙銘梁方陳喜輩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賄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鎭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

阿丑事憲廟爲侍中善詼諧每于上前打院本頗有方朔風時汪直專恣勢傾中外人屏息不敢語丑思有以折之一日于上前作醉人罵酒者一人曰某官來罵如故復曰駕來又罵如故復曰汪太監來矣罵者驚怖帖帖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懼汪太監何耶對曰今但知有汪太監不知天子也自是直寵少衰時兩都御史王鉞陳鉞者交媚直結爲死黨丑于上前作直狀貌持雙斧趨蹌而走旁一人問故直答曰吾

將兵惟仗此兩錢耳問錢何名曰王錢陳錢也上頷而笑時有勳戚掌團營私役兵二千營造居室丑爲垓下之戲口稱六千兵散楚歌聲或人爭曰當爲八千丑曰爾不知耶此二千人爲某侯家造房未回也憲廟密遣尙銘偵之侯家卽撤工矣一日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其人既得其人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忻然曰胡塗如今儘去得上微哂而已梁芳貢官鬻爵動以傳奉爲名一日設宴丑設主客二人相見狀主曰客從何來曰從船上來曰船行安穩否曰止苦木虱擾人不得安眠耳曰何不將被褥日中曝晒之可除也曰不然都鑽入船縫中去矣其人沉吟曰除是砍卻梁芳自無船縫矣聞者愯然又設爲病者問醫曰我有方不費一錢病者問何藥曰此爲無名腫毒但得五更不語唾塗其上則自消矣病者曰此甚難得醫曰汝弗知邪今五府六部黃門烏臺職當言路者都是不語之人何謂難得哉嗟乎今之仕者有愧此等人之言多矣

汪直當成化十三年李子龍誅後上銳意欲知外事以汪直年少猥黠
命選錦衣衛官校百餘人別置廠于靈濟宮旁西廠分命諸校廣刺陰
事諸司事無大小雖瑣至俚諺悉採以聞福建都指揮楊曄毆死一男
子旨遣刑部錦衣衛兩屬會往按曄走京師匿其姊之夫中書董璵家
求解璵以托錦衣衛百戶韋瑛瑛方希隸直得刺事乃走白直曄挾黃
白數千兩來賄諸司且欲招亡命入海謀不軌直大喜即發校掩捕曄
璵幷獲一帖列擬賄諸司姓名閣老商輅若三法司若禮監皆與焉明
日直入奏索所挾黃白曄璵不勝榜掠謬款寄某家猝未以來榜掠如
故曄璵俱死廠獄中直既恣意復虐甚大獄屢起內外洶洶輅乃疏直
八罪上覽之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便繫國家安危命侍閹懷恩傳旨詰
責輅等會兵部尚書項忠偕九卿復疏直瑛等罪上怒始罷西廠是爲
三月初直在西廠士大夫無與交好者惟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一日
項忠遇直于道既去始覺追謝之直不爲禮直以銜忠忠覺先疏攻直
直泣言于上曰此非出忠意乃司禮黃賜陳祖與奴隙嗾忠使爲也遂

出賜祖于南京四月上復命直掌西廠直旣入廠卽收忠下廠獄欲置
忠死忠廷辯慷慨切直不能屈遂削秩免歸吏部尙書尹旻偕諸卿貳
欲詣直屬王越爲介因問越見直當跪否越曰焉得跪人六卿哉越先
入旻陰伺之見直跪卽叩頭出旻等繼入旻先跪諸貳隨之直大悅旣
出越尤旻旻曰非吾倡之也吾自見人跪直來吾特效之耳遼東巡撫
陳鉞在鎭多不職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每抑之遂交惡
會直來巡遼邊鉞懼得罪乃除道戎服遠迎直旣至賄其左右每謁必
叩頭趨走若徒屬及文升則與直抗禮奴視直左右鉞遂乘間毀文升
先是文升禁諸鐵器不得出遼邊然女直建州亦往往寇諸邊直還遂
上言文升遏諸農器不與諸虜故虜數寇邊有詔收文升下獄尋戍川
中鉞旣傾文升因說直乘時立殊功固上寵己亦因得倖進直因上言
虜酋伏當加將合三衞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尙書余子俊以爲
不可直不聽竟入告上上遣撫寧侯朱永統鎭兵進鉞提督軍務專生
殺往討建州値建州虜六十人入貢遇直于廣寧掩殺之直遂至建州

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直殺其老弱焚廬舍而還遼邊餉積十數年最號盈羨至是費一空十六年春論建州功加直祿米三千石仍監督十二團營時安南累歲侵占城遣使入奏請討安南直因獻取安南策職方郎中諫沮之子俊復持不可事乃寢直復被命巡大同邊與王越帥師至威寧海臕虜營亟發兵襲之擄男女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還以大捷聞論功越封威寧伯祿千石直從子銓進秩都督喜進秩錦衣衛指揮直既以廠焰虐人殘狠痛毒既乃屢冒邊勳圖覬未已御史徐鏞等憂之乃會疏論直欺罔弄權大肆羅織自京內外但知有西廠不知有朝廷人人寒心而直復結怨東夷挑釁北虜軍民居害邊境騷然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爲奸臣之戒上納之命三法司會官參擬遂逐直并其黨竄斥殆盡而其黨韋瑛者先以項忠疏戍宣府而復以誣人妖言事覺斬于都市先是巡撫陝西都御史秦紘以按治秦王府旗校秦王疏紘凌侮上怒逮紘索其家匣止黃絹一疋布衣數件而已詔釋紘且賜鈔萬錠旌其廉改巡撫河南迨河南時直已張甚

他巡撫率皁禮見直獨紘與直抗不爲禮直亦以上驗其賢敬事之紘乃密疏直輿役騐制騷掠所屬直之歸也入見上上問河南治何如直乃獨稱紘賢上出紘疏示之直叩頭謝稱紘賢不已蓋善類忤直而得免者惟紘一人耳及虜數犯邊以報仇爲詞上已出越直守邊漸示疏斥尋復調直居南京遣太監李榮趣其行至是科道乃交劾其八罪一孤負聖恩忍心欺罔二妄報功次濫陞官職三侵盜錢糧傾竭府庫四排斥良善引用姦邪五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招納無籍同惡相濟七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八輕挑強虜擅開邊釁命官會議請俱逮治詔直等結黨亂政欺罔弄權開啓邊釁排擯正直引用姦邪本當置之重典姑從輕發落乃降黜直等仍追奪越誥劵編發倫鉞春世班爲民聚彝宏湖廣邊衛充軍時俸已致任并永憲不問云

陳準廣東順德人成化二十年爲東廠太監先是太監尚銘提督官校刺事怙寵弄權羅織縉紳中外畏之黜貨甚于汪直卒以貪敗宥不誅以準代銘準爲人平恕清儉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

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逡巡屢日整衣冠閉門自縊

覃吉不詳其出成化間爲東宮典璽局郎溫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執方輔導東宮動作舉止悉規以正學庸論語皆其口授暇則開說諸司要務及民情土俗農桑軍旅以至宦豎專權蠹政之由盡悉其態曰吾老矣何必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每東宮出講必使左右往迎講官講畢卽語講官曰先生吃茶局丞張瑞以爲過禮吉曰尊師重傅當如此也上賜東宮皇莊吉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一日東宮嘗隨他宦念事上經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至矣卽取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吾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三原王公既致政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指揮吳亮迎宴于平夷回問亮曰比王某何爲亮曰甚好知敬重公公與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耳夫以能

之怨王公而本心不泯如此爲士大夫者可勝慨乎

長隨何鼎餘杭人性儉素好讀書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目見張后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之以爲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厠徐御冠于執事者張戲戴之又帶人汚宮人鼎遂持瓜候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露其事僅得脫明日上疏言之隨被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道合比干惟異世心于巷伯卻同符一時傳之

朝廷凡三法司讞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正統以後之因襲也成化間黃賜嘗膺此命時陸公瑜爲司寇王恭毅公槪爲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毆其人致死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有鬬者尙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乎正在矜疑之列二人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官攬權必其才術有足動人者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張永字德延號守庵新城人正德五年夏四月寧夏賊臣何錦等挾宗

寘鐇反賊殺鎮巡衆臣傳檄調各路兵馬僞鑄印章封拜其黨僭稱
大將軍都統總管名秩將渡河窺竊神器守臣以聞武廟下詔征討命
永總督軍務統京營兵三萬暨諸鎮軍馬往正其罪賜金關防金瓜鋼
劍許便宜行事駕親出東安門送之會邊臣擒斬諸賊道得報永卽遣
京兵歸朝帥邊兵諸部曲往撫其地險不乘輿暑不張蓋與士卒同甘
苦而申嚴紀律所過秋毫無犯及還上戎服御東安門文武諸大臣候
于橋東寘鐇及親屬十八人有旨送諸王館鎖繫何錦及諸從逆者數
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入獻俘御前畢復出西華門金鼓之聲徹于大
內是日上置酒勞永劉瑾及馬永成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密白瑾反
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上已有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
可緩矣永成等因並詆瑾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之上隨其後時
夜且半瑾于內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旨瑾遂披靑蟒衣以出長
隨縛之乃夜啓東華門繫于菜廠復分遣校封瑾內外私第初瑾與永
不相能永還朝以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有泄其謀于永者永遂先

期入瑾愕然以上方嚮永未有以中之永爲計亦甚密故瑾遂爲所制明日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上出永奏示内閣遂降旨曰朕嗣承大業務期法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悲歎之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閑住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貸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册即令燒毁照舊徵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法司問擬因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行凡瑾所行有虧國體者法司即會衆官一一條具奏革瑾所當坐罪名從公議擬以聞是時事猝從中發邏卒飛騎交絡于道黄紙墨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沸浹日乃定下劉瑾于獄降奉御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親詣其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僞穿宮牙牌五百扇所置刀二及衣甲弓弩之屬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于是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奏劉瑾十九罪請亟賜誅戮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雪臣民之憤奏入上是

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于午門外會多官鞫訊巡撫兵備官裁革添補考察京官鄉試解額幷會試南北中卷如舊制餘姚萬安新城三縣仍選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追者仍給之追賠浥爛糧米幷罰米者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者仍還其田宅韓福出爲民劉俸曾謫革職閑住神英革伯爵仍爲右都督焦芳劉宇既致仕已定其餘事應改正者諸司詳擬以聞既而鞫瑾于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畏瑾噤不能出一語諸公卿旁列亦稍退卻獨駙馬蔡震折斥之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于汝呼官校前拷掠之是日微震幾不能成獄瑾遂伏誅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譚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驚悍陰狡有口辯嘗慕王振之爲人在孝廟時憤鬱不得志每切齒文臣上登極瑾以執役鐘鼓司與同輩谷大用等俱得幸外廷攻之甚急瑾大言曰此由司禮監無人耳同輩以爲能因共推引入司禮監由鐘鼓司而入司禮監瑾以前蓋未有也時上希親政且厭苦言者瑾揣知上意巧爲迎合乃變置大臣日求官僚

細過深文以督責之言官小有觸犯輒中以危禍散遣官校遠近偵察使人皆自救不給莫敢進言上喜謂瑾可任乃悉以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瑾持回私第與孫聰張文冕譔僞旨付外施行多或累數百言任其恣睢往往有不可解者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鎮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止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由此大權一歸于瑾天下不復知有朝廷矣始焦芳泄外廷之謀得援入内閣芳亦欲與瑾爲奸中外附和凡瑾所言與芳同出一口其所中傷無不立應瑾又用鄉里親故曹元劉守張綵幷楊玉曹雄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爲腹心爪牙變易選法任情黜陟謝禮薄者隨卽革罷加賄又輒用之或徑自傳奉或別本帶批惟意所欲無復顧忌各處鎮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亦以賂瑾故競爲苛斂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至伯都督者奪府已革護衛瑾受賄復之常與交通以養成其亂公侯勳戚以下因事私謁者率叩頭爲一拜禮瑾踞受之小拂其意麾叱如僕隸然往往惶怖跼蹐不敢仰視至有奏內不

書名直稱爲劉太監者凡公差還饋送少不滿意即誣以重罪官員坐事罰米動千百石又鉤致往年故牘錢糧虧損非侵盜者槩加倍追賠以致身亡家破者不可勝數創爲新例爲罪輕重類決杖永遠戍邊或枷號發遣枷數日輒死數年死者殆數千或一家有犯輒連坐左右鄰有瞰河而居無鄰右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枷三品以下官及籍沒以故致仕大臣併收其妻子謫戍寃號之聲聞于道路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舉家收捕寘之重典故官校一出所過皆厚賂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瑾之威重足屏息惟恐得禍瑾之欲私取天下庫藏及剝歛民財以益其富添設巡鹽巡捕查盤等官四出搜索法令日繁又差官檢覈各邊屯田倍增其稅用是天下紛紛多事民不堪命盜賊乘之而起寘鐇之變其移檄以誅瑾爲名封上其檄瑾匿不以奏至是爲張永所發繫獄按治反狀蓋術士俞日明俞倫俞子仁輩嘗出入瑾家以瑾姪孫二漢者當大貴瑾遂有不軌之謀凡四方災異及天象有變瑾俱禁勿奏兵仗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鎮守兩廣太監蔡昭潘午

僞造弓弩瑾皆私貯之又造僞璽藏刀扇中出入宮殿皆謂瑾罪大惡極已形當置重典獄上令斬狥于市凌遲三日不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決圖狀榜示天下行刑之日仇家每以一錢易一臠有得而生噉之者海內聞之莫不踴躍相賀瑾權五年驕橫無上生殺予奪皆自己出累朝成憲變易幾盡自古宦官肆虐未有如瑾之甚者上信任既久威柄已移一旦震怒去之不疑卒能正其法由上之英斷也高岱曰瑾一閹豎耳其流毒縉紳貽禍中社古今所罕見者此其故何哉葢瑾青宮舊閹武宗素所信狎瑾所以蠱惑其視聽而揣知其意向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吾因是而有感于儲君之近侍不可不慎其選也古人師保之訓如太公周召之于成王尚矣後世乃禮節繁多尊卑闊絕雖有宮僚之設而接見不移時進講不數語啓沃雖良亦將如之何哉其退而與居者不過數閹耳朱墨易染鮑蘭殊臭安得不與之俱化乎嘗見孝宗在東宮時有老閹覃吉者口授孝宗學庸論語書每閒說臺省政務及民間疾苦且拳拳于前代宦官專權誤國之弊孝宗時或從他閹謟

佛經見吉至即匿之易孝經展誦其見敬憚如此後孝宗嗣統身致太平雖其聖德天縱而吉青宮輔德之功不可誣也使武宗在儲位時有近侍如吉數輩則亦豈至是哉

麥福字天錫號升庵三水人歷太監提督東廠廠內有隙地公建堂祀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七十二賢于其中

景暘字伯時號前溪上元人正德戊辰進士第二人初授編修歷官南京國子司業時逆豎劉瑾擅政陵轢文儒見公儀度端整更爲尊禮及敎內書館嘆曰君子無棄人矧此輩爲近君者耶每引時事諭之于正

王公抒字□□太倉州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大中丞故大司寇世貞父也嘗爲御史按湖廣時中貴人廖斌鎮承天嘗陷前御史至戍焰烈不可近然已懾公風裁旣謁公度公當報謁則爲飲欲以嘗公公飯且爲飽徐曰吾與貴人俱稱上臣子治一方忍相厄耳貴人所不魚肉吾民者請事貴人貴人所不知而舍人子魚肉吾民者不得不爲民治之亦不以及貴人凡吾有所裁終始全貴人名耳斌乃悅愈嚴事公戒其

下終公任毋得犯